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

北史十五

獻明皇帝

景穆皇帝

文穆皇帝

先帝

武穆皇帝

文景皇帝

附清河王

南安王余

東海王晏

安定王朗

獻明皇帝諱寔昭成皇帝太子生道武皇帝事見昭成
紀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長子母賀夫人延和元年
正月丙午立為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有聞不忘
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竒之及西征涼州太
子監國初太武伐河西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
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太子曰姑臧城
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何澤草茂盛可供大

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宮臣曰為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何面目見帝也

魏書釋老志曰道士寇謙之奏造靜輪宮欲宮不聞雞犬上交天神太子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謙之欲要無成之期說不然之事損財勞民必如其言不如因東山萬仞之上為功差易帝然之以難違崔浩贊成秘計故不從

真君四年從征柔然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擾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尚書令劉潔固諫以為塵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塵由賊懼擾營上何有此塵太武疑之遂不急擊柔然遠遁既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及監國命有司使百姓有牛家以人牛相買

魏書載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

事貢草木任土以餘財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
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其制有司課畿內民
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
牛家一人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為
差至與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者償以鋤功二
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
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功

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沽販者於是墾田大增正平元年
六月戊辰以憂薨於東宮

通鑑考異曰宋索虜傳云虜主燾至汝南瓜步晃私
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
燾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返國單以鐵
籠尋殺之蕭子顯齊書亦同宋略曰燾既南侵晃至
執之單以鐵籠捶之三百曳於叢棘殺之此皆江南
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

時年二十四庚午命持節兼太尉張黎兼司空竇瑾奉冊即樞謚景穆太子文成即位追尊為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文穆皇帝名勰字彥和獻文皇帝子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知識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幾之事無不預及車駕

南伐領宗子軍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
城王帝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棲
非竹實不食今梧桐並茂能致鳳乎總曰鳳皇應德而
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
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林下

冊府元龜載孝文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進觴
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御等

帝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

不令儀令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
暮春羣臣應制詩至總詩帝為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
人謂至公今見總詩始知中今之舉非私也總曰臣露
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
雕琢一字猶王本體總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
刊一字足價等連城總表解侍中詔曰蟬紹之美待汝
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後從幸代都次於上黨之銅
鞮山路傍有大松十數根時帝進繳遂住而賦詩令示

總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
令就時總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
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
汝此亦調責吾耳詔贈總生母潘氏為彭城國太妃又
除中書監侍中如故帝南伐漢陽假總中軍大將軍加
鼓吹一部總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問兼親踈而兩
並異同而建此成文於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
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總手曰二曹才名

相思吾與汝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慚前烈帝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沖蒙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河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

冊府元龜載詔曰明便交敵可勅將士肅參朝伏
總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來一向行宮一

向幕府各為人所獲。總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烏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吾亦分其一耳。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推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總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總為露布辭曰：臣聞露布曰布之四海，露之耳目。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

之總對曰子夏被唾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
州帝為家人書於總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
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罷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
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豫總內侍醫藥外摠
軍國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審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
陽及召至總引之別所涕泣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見者
莫不嗚咽及引入審便欲進藥總以帝神力虛弱唯令
以食味消息總乃密為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事告天

地及獻文為帝請命乞以身代帝尋瘳損自懸瓠幸鄴
總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側飲食必先嘗手自進御車
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禮以總功為羣
將最

魏書載高祖謂總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比纏患經
年危若寒葉非汝忠孝孰能動止躬親每尋此事感
思殊遠總悲泣謂曰臣等夙遭不天賴陛下撫育得
參人伍豈料上靈無鑒致聖躬違和寢興之勞豈申

茶蓼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疴頓發
汝穎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倅姬旦致茲保康實賴
同氣又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薦逼之日翼亮之
勲功存社稷可增邑千戶勰固辭不許

尋以勰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齊將陳顯達內
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摠攝六師
時帝不豫勰辭侍疾無暇更請一王摠當軍要帝曰吾
牽疴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存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

請人以違心寄及至馬圈大敗顯達疾甚復謂總曰吾
今不濟矣社稷所倚惟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托况
汝親賢可不勉諸總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况
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
要今復參宰匠機政畢歸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臣
辭勤請逸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退避
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
汝第六父魏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歷榮捨綬以松竹

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
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
後其聽總辭蟬捨冕遂其沖逸之性

魏書云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
為孝子勿違吾勅

帝崩於行宮過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
數人計奉遷安車中總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
外奏累曰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飲櫬還

載卧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總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總為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總曰汝非但辛勤亦云危險總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總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乂多忿因之遷怒總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總承顏悉心多

所匡濟及帝升遐齊將陳顯達始奔遁慮凶問泄漏致
有逼迫魏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
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魏有異志竊懷防懼而魏推誠
盡禮卒無纖芥之過魏上謚議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
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為孝文
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既葬帝固以魏為宰
輔魏頻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魏悲慟每不許頻表懇
切帝難違遺教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魏為都督

定州刺史總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

冊府元龜載王肅等奏曰臣聞姬旦翼周光宅曲阜
東平宰漢寵絕列藩彭城王總景思內昭英風外發
協廓乾規掃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旆旆靜一六
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臣等參
議宜增戶千五百戶詔曰覽奏倍增殞絕未定酬勲
且可如奏總固辭不許

帝與總書極家人敬請總入京

魏書載世宗書曰恪奉辭暨今悲戀嗚咽歲月易遠
便迫暮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
煩遠出藩屢朔荒馳實深今遣主書奉宣悲戀願父
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

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總都督南州
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
官領揚州刺史

魏書曰魏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安靜建安戌主

胡景畧拒守不下。總水陸攻之。景畧面縛出降。自總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

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總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總還朝。

冊府元龜載詔曰。王威尊上。輔德勲莫二。壽春初開。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衝蓋飄飄。經畧踰時。夙夜繫情。制勝宣威。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可

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祇勞徵使還朝魏書曰總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至今思之

初總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掇等數人總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總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懷如此總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允

魏書曰魏雅好淡素不嬰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所請不許雖有遺詔復被留連每乖情願輒淒然太息時咸陽王禧驕矜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魏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教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覽政時將初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魏詳等引見帝謂魏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逸沖操恪是何人敢久違先教令遂叔

父高蹈

魏書載魏答曰陛下仰遵先詔下遂微志感惟今昔
悲喜交深

詔為魏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魏因作蠅賦喻懷又
以魏為太師魏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為書於魏崇家
人敬

魏書載世宗書曰恪言奉還告承猶執冲遜父德望
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宗清尚便願紆降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一

十三

時副傾注

總不得已應命帝前後頻幸總第及京兆廣平二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第總上表切諫帝不納

魏書曰總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遊惟對妻子爵爵不樂

時議定律令總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執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

魏書曰：魏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

又加侍中，總敷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魏世子孫族從為三十卷，名曰要略。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光復，又肇兄女入為夫人，順后崩，帝欲以為后，總固執不可，肇因屢譖總，又因僧固愉逆，誣總與愉通。

南招蠻賊魏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閣高祖珍希肇提携
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
珍言之帝訪暉明認無此帝更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
證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認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
清河主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認妃方產固辭不
得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
更有使責認來遲乃去牛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
各就別所消息俄元珍將武士賣毒酒至認曰皇天皇

天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總二下總大言稱寃武士又以刀築總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間出載屍歸第云因飲堯總妃李氏司空沖之女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帝舉哀東堂魏書云給東園第一秘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一百斤大鴻臚護喪事

勰既有大功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鑿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

魏書載議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

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視藥膳
外摠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銜戚英略潛
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厯次宛謝迄於魯陽送往奉
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通安分陝恒方流詠燕
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
憚在功愈挹温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
始高尚厥心美光世典今按謚法云云

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

魏書載靈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
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扶疴濟難効漢北之
誠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
永固而謙光守挹屢擢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
錫之封非所以述舊報恩也可以前後封戶別封三
子為縣公食邑各千戶於是封子直真定縣公子攸
武城縣公子正霸城縣公

及孝莊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孝氏為文穆皇后遷神

主於太廟稱肅祖節閔時去其神主

先帝名羽字叔翻獻文皇帝子太和九年封廣陵王加侍中為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斷獄稱後罷三都以羽為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又為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伐遣羽持節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駕發與太尉元丕留守帝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應門及令羽歸望其稱劾故賜如意以表心

魏書曰遷洛之後北番民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
內外肅然

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
列收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
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
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闕
聽輒爾輕發殊為躁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孝文臨
朝堂考羣臣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

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綵髮之美中等守
本事可大通

魏書載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廷尉所司人
命之本須心平性正抑強哀弱不避貴勢者可為上
等但言人惡未必惡言善未必善所以然者或斷訟
不避豪貴故人以為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為好可
精辨以聞

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不聞於朝阿黨頻干朕聽今黜汝

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獻曰叔翻
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近來偏頗懈怠今奪卿尚書令祿
一周謂在僕射元贊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咎歸
一人不復相罪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
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逸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
果曰卿不能懃謹夙夜數辭以疾今解卿長兼可光祿
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
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為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

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為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鐘叔翻故不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王言遺滯起居不脩今降為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夫李彥卿實

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聲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為中第諸如此比黜官如初考文又引陸叡元贊等前曰

魏書載孝文語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用知書朕深用憮然今知書者豈皆聖人朕行禮置官正欲開導北人致之禮教

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漸染美俗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之主恐不免面墻也叡曰實

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何緣七葉知名帝大悅帝
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明了咸陽王
禧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帝曰我為汝兄汝為
羽昆汝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
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誠歟

冊府元龜載書曰吾乘時樹功開荆拓沔息駕汝頽
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唯宗良敬慎汝儀勿墜嘉問
宣武即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司徒請為

司空乃許之羽先淫員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為俊興所擊積曰秘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慟贈司徒謚曰惠子恭襲是為節閔帝帝既立追尊羽先帝

武穆皇帝名懷孝文皇帝子太和二十一年封廣平王宣武之世

本史宣武皆作孝武魏書曰世宗其非孝武可知且孝武懷子安有以子禁父者今悉正之

懷因諸王屢為叛逆乃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

門博士授以經傳懷與馬宣武崩乃得歸後二日懷自恃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欲上殿哭大行見孝明賴崔光折之乃止事見光傳後屢進太保領司徒薨謚武穆孝武懷子也即位追謚武穆皇帝

唐書宰相世圖曰廣平王懷生廣平文懿王悌悌生侍中驃騎大將軍廣平王贊贊生謙周封謙為韓國公紹魏傳菩提寶琳皆襲公唐初侍襲冊府元龜曰唐玄宗欲備三恪求後魏孝文嫡系得陳王府諸

議參軍元伯明命襲韓國公伯明去寶琳四世矣自是終唐世不絕云

文景皇帝名愉字宣德孝文皇帝子太和二十一年封京兆王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盧陽烏蕪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宣武初

本史宣武亦作孝武今正之

為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

魏書曰世宗每日華林戲射愉衣衫騎從往來無間
遷中書監為納順皇后妹為妃不見禮荅愉在徐州納
妾李氏因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
之託右中即將趙郡李恃顯為養父禮迎於其家後產
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為尼於內以子
付妃養歲餘后父于勁以后父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
因令后歸李於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
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

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
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不接與弟廣平王
懷競以奢侈相誇貪縱不法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
五十出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初求侍要見勢劣二弟
愧恨形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
逆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
高肇謀弒主上遂為壇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
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為皇后宣武詔尚書李平

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携李及
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詔徵赴京師申以家
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携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繫中
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
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見至尊獻歎流涕絕氣而死年
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

愚按愉敗執後猶無慙懼安能慙見宣武絕氣而死
肇令人殺之是

欽以小棺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西魏文帝愉子也即位追尊文景皇帝

清河王亶孝文皇帝孫清河王懌子也襲爵孝武將奔長安偕亶宿渰西尋逃歸洛陽亶女適齊神武世子文襄乃推亶大司馬承制摠萬幾居尚書省大赦境內時神武屢表請孝武還京不報又遣僧道崇奉表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

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神武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亶出入已稱警蹕神武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叙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亶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遂立之是為孝靜帝亶不自安輕騎南走神武追還之天平三年亶薨或曰齊神武醜之也謚文宣王亶三子景植威謙俱

見孝靜紀

南安王余太武皇帝子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正平三年二月太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赫連皇后令迎立之即位後乃發喪大赦改年為永平

魏書亦作永平獨資治通鑑作承平後宣武亦改元永平若係余敗亡之號安肯用之當從通鑑

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

羣下取悅於衆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留意晏如也愛權恣日甚内外憚之余疑愛為變奪奪其權愛憤怒因余祭廟夜弑余九立八月文成立葬以王禮謚曰隱東海王尋字華興景穆帝曾孫父怡見列傳尋性輕躁有勢力孝莊初封長廣王出為太原太守行并州事爾朱榮為孝莊所誅世隆等與兆推尋為王永安三年十月壬申稱皇帝於高都大赦改元建明以爾朱兆為大

將軍進爵為王爾朱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王爾朱度律為太尉封常山王十一月丙子封爾朱天光為隴西王十二月壬寅爾朱兆破京師執孝莊帝戊申大赦爾朱兆返晉陽使世隆度律彥伯等鎮京師甲寅世隆等遣人賊殺母衛氏慮其專擅也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齊神武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齊州城民趙洛周據西城反應兆刺史丹陽王蕭贊棄城走二年春二月己巳尋至邛山爾朱世隆逼使禪位

冊府元龜曰在位六十日

更立節閔帝普泰元年春三月封東海王邑萬戶節閔
賢明尋賴以保全孝武永熙元年冬十一月以忌遇害
於第無子爵除尋小名盆子初立閔者皆謂事類赤眉
果不終

安定王朗

魏書稱後廢帝

字仲哲景穆帝曾孫章武王融第三子朗少稱明悟建

明二年春正月戊子為渤海太守普泰元年冬十月齊
神武以渤海王起兵用孫騰計奉朗主號令遂稱皇帝
於信都西大赦改元中興以渤海王高歡為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以河北大使高乾為司空辛亥高歡大破
爾朱兆於廣阿庚辰歡率師攻鄴城冬十一月梁將元
樹入據淮城次年春二月壬午援鄴二月辛亥上武懷
皇帝諡甲子以高歡為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
朗入鄴城庚申爾朱兆夜襲鄴城不克退走壬戌高歡

大破爾朱天光等於韓陵夏四月甲子西北大行臺長
孫稚等入京師辛巳朗至河陽高歡逼使遜位更立孝
武帝五月孝武封朗為安定郡王邑萬戶十一月以忌
遇害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永熙元年葬鄴西南野馬

岡

論曰獻明以身代父義烈足稱景穆夙世早夭其疾困
之悼與文穆孝以為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送往
事居周且匪他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薰之既而功

高未至震主德隆遂以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身周成
漢昭之未易過也悲夫雖然生王死帝亦聊云酬乎廣
陵淫廣平橫京兆覬覦俱無足稱而以有子為帝得與
文穆合傳亦云割榮矣南安見立於闕卒罹闕害宜其
及焉東海安定有君立君劉虞拒袁紹胡不聞也自景
穆至文景皆追帝自南安至安定皆不應帝而帝惟清
河幾帝不帝又以天子父應追帝而不帝噫權相之不
使人主得有其父也可畏哉

此卷乃予所更定論惟文穆一段仍舊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

明 李清 撰

北史十六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顏 真定侯陸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顏

曲陽侯素延

宣帝王
目辰

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

高涼王孤

西河公敦

武衛將軍謂

河間公齊

扶風公處真

文安公泥

秦王翰

常山王遵

五世孫亨

陳留王虔

五世孫暉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窟咄

郁實君另見石與大頭州

上谷公紇羅神元曾孫初從道武自獨孤如賀蘭部招集舊戶將三百家與弟建勸賀訥推道武為主及道武

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為公卒子題賜爵襄
城公後進爵為王擊慕容麟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
醫令陰光視療不盡術伏法子悉襲降爵為襄陽公卒
贈襄城王

長樂王壽樂章帝後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
文成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賜死

望都公頽昭帝後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以

顏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柔然進爵為公卒
曲陽侯素延宜都王目辰並宣帝後素延以小統從道
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道武驚於栢肆并州守
將封竇真為逆素延斬之時道武欲撫悅新附悔參合
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
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陽侯時道武留心黃老
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雕飾素延奢侈過度
帝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目辰文成即位歷侍中

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謀亂目辰與兄順陽公謀
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勲孝文即位進
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吉陽男
比干道武族弟比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
吉陽男後為南道都將戰沒

高涼王孤平文第四子多才藝有志畧烈帝前元年國
有內難昭成往襄國後烈帝病篤顧命迎立昭成及崩
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果宜立長君次第屈剛

猛多變不如孤寬平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
孤孤不肯

魏書載孤言曰吾兄居長應繼位我安可越次處大
業

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為質趙王石虎義而從之昭成
即王位乃分國半部與之薨子斤失職懷怒搆實君為
逆死於長安道武時以孤勲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
斤三傳至那皆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戰正平初坐

事伏法獻文即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子大曹性愿
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例降爵為公以大曹先
世讓國功重改封太愿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又以大
曹從兄子法威紹恭謙好學為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
初在潁川聚眾應西魏齊神武遣將平之禮弟陵陵子
瓌其瓌子鷲孫大器俱別見

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三傳至萇
孝文時襲爵松滋侯例降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

事未嘗開口笑孝文遠都萇以代尹留真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萇雖拜飲顏色不奉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 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皆把腕大笑宣武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為船路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輪石一雙累以為岸橋濶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

其謚曰成菴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昆季不穆
性又貪虐論者鄙之菴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
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
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
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
友也湛不堪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
官不為矯潔之行凡有饋贈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
鞠獄訊囚務加仁慈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爾

朱兆入洛齊州地人趙洛周遂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搯吐盡噉之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闕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為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粗疏令我如此以首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

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門下外省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忠烈自許

愚按魏收因子思謀入西魏故以剛暴與忠烈並言北史仍之何也

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為御史中尉先是燕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名御史子思奏曰案御史令文中尉督司百察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

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嘗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孝明時為臨洮舉哀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鄺道元舉奏之而順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遂無準一臣初上臺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忽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

舊事御史中尉連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
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體敵臣見而怪愕以都省
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名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
書中郎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
規壞典謨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詔徵秉為御史
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廷並專席坐京師號
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蝦傳皆云既為中
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久矣憲臺不

屬都堂亦非一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彰矣若不付名否職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美短札苟執異端此而不細將墮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

可可據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
思奏仍為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
靜時位侍中死其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宣武時曲
事高肇遂為帝寵昵彭城王勰賜死珍率壯士害之後
卒於尚書左僕射平弟長生長生子天穆性和厚美形
貌射有能名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
穆以太尉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見爾朱榮深相結
託約為兄弟未幾改授別將赴秀容為榮腹心除并州

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

伽藍記曰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為盟主穆亦拜榮

孝莊踐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
萬戶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
周鮮于修禮為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
平府主薄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鄭城以拒洛周垂
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為葛榮敗杲南度居青州北海
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屬郡縣遼豪右為守令撫鎮之

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為太守未報會
臺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蔭居前授河間太守杲
深恥恨遂反所遂流人先為土人所陵忽聞杲起逆率
來從之旬朔間衆踰十萬先是河南人嘗笑河北人好
食榆葉故齊人號諸榆賊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
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神武共討大破之杲請降
傳斬京師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穆聞孝莊北巡自畢
公壘北度會車駕於河內爾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

天穆固執不可榮從之帝還宮加太宰羽葆彭吹增邑
通前七萬戶天穆以踈屬本無德望憑藉爾朱爵位隆
極當時熏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
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忌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
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世隆等雖
榮子侄位遇已重天穆曾言其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
如此帝內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節閔初贈丞相柱國
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武昭子儼襲美才貌位都

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曾孫道武初從征名冠諸將後從征
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大官太武時進爵西河
公寵遇彌篤卒

武衛將軍謂烈帝第四子寬雅有將畧常從道武征討
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真膂力絕人隨道武征伐屢有
戰功官至鉅鹿太守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為河間
太守賜爵樂城子為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

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帝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為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丕太武時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獻文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魏書曰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敕丕制次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

調求受復除若有奸邪讒毀即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
書事時淮南王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頽並以舊老
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於朝進退相隨丕
佗元三人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
百寮觀瞻莫不祇聳惟苟頽小短劣姿望亦不逮孝文
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
饗宴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
敬納焉然諛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叔符承祖常傾

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叡造宅故亦為丕造甲第第
成帝后幸之率百官饗宴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
印一鈕太后親造勸誡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贊謝太
后令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水
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謚曰恭
妃又特賜丕金券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
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
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

羽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
在手其祗允成憲以稱朕心丕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
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帝曰老之智少之決
汝何得辭及帝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乃詔丕等
以移都之事使各陳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今四方未
平謂可不移臣聞黃帝以天下未定故居涿鹿古昔聖
王不必悉居中原帝曰黃帝雖居涿鹿既定亦遷河南
廣陵王羽曰謂決之卜筮

愚按謂訊卜筮魏書以為丕言魏書太冗謹錄資治
通鑑所記於左 魏主還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
害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代
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厩馬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
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尚書於果曰臣非以
代地勝伊洛之美但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
一旦南遷衆情不樂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
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

以決疑不疑何卜

帝曰昔軒轅請卜兆龜焦乃問天老謂為善遂從其言
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帝又詔羣臣
曰昔平文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道武神武遷居平
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宅中原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
移朕自多積儲不令窘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
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退帝又將
北巡不遷太傅錄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啟就家拜

授丕留守又詔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帝所乘車馬往
來府省丕雅愛本風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
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不生同異至
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胡服列在坐隅晚乃稍
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彊責
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為公丕利享封邑亦
不悅帝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卒
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於代都表求駕親臨詔曰今

洛邑肇構跂望成勞安有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為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冲德望所屬又當時貴要丕遂為子超娶冲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及同產數人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不樂遷洛帝發平城太子恂留舊京及將還洛隆與穆秦等密謀留恂舉兵據涇北丕時以老居并州

雖不預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
心頗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泰
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質問令丕坐觀與元業等兄弟
並坐謀逆有司奏處擊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
死躬非染逆聽免死仍為太原民其後妻二子聽隨隆
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
城力載隨駕至洛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孝文
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以丕舊老禮之有加尋敕留

洛陽後宴於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持坐起至仕歷六
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然猶心戀京邑中
能自絕人事詔以丕為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贈
左光祿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長子隆先以反誅隆弟
乙升超亦同誅

河間公齊烈帝玄孫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馬蹶
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
微齊幾殆帝以微服入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

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得婦人裙繫梁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右弼討之遂克仇池咸振羗氏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

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為主求援於宋宋遣將
房亮之符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龍禽亮之氏
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敬王長子陵襲爵陵性抗
直天安初為乙渾所害陵弟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
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志字猛畧少清辨疆幹歷
覽書傳頗有文才為洛陽不避疆禦與御史中尉李彪
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
道劍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

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虓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行霜條故多勁節非鷹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撻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為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軀之帝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

州事宣武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
州日抑買良人為婢會赦免孝明初兼廷尉卿後除揚
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為荆楚
所憚尋刺史雍州晚年就聲伎在揚州侍側將百人罷
服珍麗冠一時及在雍州愈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
損莫折念生反詔志為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
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為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
遂攻城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

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鑠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
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後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
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
方胡為援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
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國之疎族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
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子屈襲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

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
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崔宏等並決獄訟明元東巡命
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共掌軍國甚有聲
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勃勃屈
督會稽劉潔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陣潔墜馬胡執
送勃勃唯屈衆猶存明元以屈沒二將欲斬之時并州
刺史元六頭荒淫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頗廢政事
帝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子磨渾少為明元

所知元紹之逆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為逆磨渾既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為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為定州刺史卒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獻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閼婆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

曰窟咄

實君別見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

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尅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
即位追贈秦王謚曰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
髯有筭畧少能舞劍騎射絕人道武幸領蘭部侍從出
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帝將圖慕
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道武不自來意儀曰先人以來
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與燕世
為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
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脩文德欲

以兵威自強此本朝將帥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臣釁將內起方可圖之帝以為然後改封平原公道武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帝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稠陽塞外大得民心慕容寶寇五原儀躡朔方要其還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

愚按德時在鄴亦未嘗敗於中山疑德仍普驎之誤
資治通鑑普驎作麟

帝以普驎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
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遣儀討鄴平之道武
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鎮之遠近懷附
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
部又從討妣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督力過
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

王稍太武初育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怪
懼乎儀曰臣推誠事陛下忽夜奉詔怪有之懼實無帝
告以太武生賜儀御馬御帶練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
袞代都許謙等有名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
禮之共談當世之務

魏書曰儀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舉
謙等三人曰平原公有不世之畧吾等宜附其尾道武
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

遂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遂留在仗士中道武
召之遂留聞召恐事發踰墻告狀帝秘而怒之天賜六
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惡之頻殺
公卿欲厭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帝使人追執之
賜死葬以民禮儀十五子纂五歲道武命養宮中恩與
諸皇子同太武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為王
步挽几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太武殺其親嬖
後悔過脩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纂

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成就諾焉亮謚曰簡慕弟良性
忠篤明元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詔儀後良弟幹善弓
馬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鷁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
之莫能中鷁旋飛稍高幹以一箭下雙鷁帝賜之御
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號幹為射鷁都將從太
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
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為司衛監從征柔然忽遇賊別
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示有伏賊果疑而避

之孝文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好
鈔掠前後守牧羈縻而已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
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千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因
命左右以次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不中禎
即責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
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偽舉目瞻天
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稍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
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

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否蠻等皆叩首曰合萬
死禎即斬之因慰諭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
投附者三千餘家置城東汝水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
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為刺史丘生嘗有犯懷
恨圖為不軌詐以昏進城告人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
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密告禎宜速掩丘生并諸
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為丘生誑誤若即
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城

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後徵為都收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曰吾賜汝一子勿憂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生瑞禎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弟烈剛武有智畧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

堯謚曰熹子求襲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孫晏孝靜初
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論稱之出為瀛州刺史在
任未幾百姓欣賴蔣天樂之逆見引詔錄送定州賜死
晏好集圖籍私書多於秘閣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以
此見稱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
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求賄道武絕
之觚率左右馳還為垂子寶所執遂待之更厚因留心
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稱之道武討中山

慕容普麟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
普麟塚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傳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
以大刃剄殺之乃莖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為豫章王
以紹觚

常山王遵壽鳩子少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勲
賜爵畧陽公慕容寶之敗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
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海
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遼州收封常山

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生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
墓以民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太武初復襲
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帥徙千餘家於涿鹿之
陽立平原郡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畧拜假節
征西大將軍鎮之後拜內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寬政
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

魏書曰帝詔羣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陸麗議曰

古帝王制名體有五有信有義有蒙有假有類陛下
運當盛明誕生皇子宜以德命從之

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
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
陪墓金陵配饗廟廷長子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遇一猛
虎陵空手搏獻帝曰汝材力絕人當為國立功勿如此
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
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

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
將封暨陽子卒於中軍都將弟陪斤襲坐事國除陪斤
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彛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為齊郡
王簡舉哀而昭作宮懸帝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為
郎黜彛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
用事稍遷左丞宣武崩于忠執政昭為黃門郎又曲事之
專權擅威枉陷忠良多昭指導靈太后臨朝為尚書河
南尹聳而佞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為雍州刺

史貪虐大為民害後入為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又贈禮優越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孝莊時為洛陽令節閔即位玄表請葬孝莊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即位以孫騰為左僕射騰齊神武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咸為玄懼孝武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亮諡曰平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宣武詔令檢趙脩獄以脩佞辛因

加杖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修姦佞甚於董賢若不
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及
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正直雖未雲汲黯
何以仰過紹曰但戮之稍晚以為愧耳卒於涼州刺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右僕射賜爵
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寮咸敬之太
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駕親送都門外羣寮侍
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為

立碑銘傳爵至孫懋字伯邕襲爵降為侯從孝武入關
封北平王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順字敬叔從
孝武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帝暴崩秘未發喪諸人
多舉廣平王贇為嗣順於別室垂涕謂周文曰

資治通鑑載順言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專權明
公宜反其所為

廣平雖親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宜立長君周文深然
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為中尉行雍州事又

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孝武在洛戲射於
華林園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
人共射中者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
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蹈金蓮手持刻灸遂勒背上序
其射工子偉字大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
及尉遲迴伐蜀以偉為司錄書檄文言皆偉所為六官
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
夫受詔於馱麟殿刊正經籍

周書曰偉保定二年遷成州刺史政尚清靜百姓悅
附流民復業者三千餘口

建德中累遷小司寇使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討
偉遂為齊所留齊平方見釋加授上開府後除襄陽刺
史位大將軍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

周書曰政事之暇未嘗棄書

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為
詞人所重如此後疾卒盛弟壽與少聰慧好學宣武初

為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人心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
因譖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受暉旨遂鞭撻三
孀婦令誣稱壽興壓已為婢壽興恐不免乃令其外弟
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所禁之旁壽
興因踰墻出修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加麥其上載之出
遂至河東匿修義家遂赦乃出見帝自陳為暉譖帝亦
更無所責初壽興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素賤因公
事杖顯四十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因奏壽興在家懷

怨誹謗朝廷乘帝大醉奏其事命帝注可付壽興賜死
帝書半不成字見者知非本心但懼暉顯威不敢申拔
及行刑日顯自往視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
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五永願謂其子曰我柩中
可著紙百張筆兩枚吾欲訟顯地下若高祖有靈百日
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尋被殺靈
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疏理壽興贈豫州刺史謚曰
莊子最字幹從孝武入闕封樂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

僕射加特進壽興弟益生少亡子毘字休弼孝武在藩
邸少親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卧内及帝與齊神武有
隙時議者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齊神武決
戰或云奔梁唯毘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懇勸叩請西
入策功論賞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為首封魏郡王
時王者邑止一千戶唯毘邑一千五百齊神武宣告關
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原亮謚曰景子
綽忠弟德三傳至寔字子仲孝武初授兗州刺史時城

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寢棄城出走詔齊州刺史尉景
本州刺史蔡備各部在州士民往討之寢返復任封濮
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寢雖居重任隨時而
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靖懿悝弟暉字景襲少
沉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為給事黃門侍郎初孝文遷
洛舊貴皆難之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居南夏居北宣武
頗惑左右言外人皆有還北之問至榜賣田宅不安其
居暉請問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

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
公私計立無復還情願終高祖成業勿信邪臣不然之
說帝納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
凡禁中要密事暉別奉旨藏於櫝內唯暉入乃開其餘
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盼故時人號曰
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
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餘官職各有差
號曰市曹出為萬州刺史下州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

湯陰首尾相屬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牛生
截取角充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
聚斂無極百姓患之孝明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
部選事

魏書曰暉尚疏言治人之本實係牧守宜令三司人
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特守令能否若德
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
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等加貶退又表御史之任鷹鷂

是逐若選後生年少氣血方剛者恐其輕肆動直傷物必廣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充之詔付外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畧貪萬一功楚梁之好未聞蠶婦之怨屢結乃庸人銳於姦利所致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一城一戍又河北數州國之計本饑荒多年

戶口流散兵復徵發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名
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賊戍求內附
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
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今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
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民租調割入於
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
方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雅好文學招集
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曰科錄凡二

百七十卷上起伏蕞迄於晉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
卒賜東園秘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
曰文憲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儀以孝莊舅子塔特
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妹為孝武所納

愚按孝武續論納弼妹豈又一明月耶然考孝武奔
長安孝靜乃立天平孝靜年號也孝武必神武之訛
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錄尚書事位特進宗
師齊受禪除左光祿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諸子與諸

凡同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至齊武成時位將作大匠德弟贊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初置司州以贊為刺史賜爵上谷侯孝文戒贊布化畿甸可宣孝道必令風教洽和自今有不孝不悌者比其門樹以刻其柱又詔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職總畿甸但諸王年少未閑政體故以受贊庶能助暉道化今司州始立郡縣初置公卿已下皆有本屬可人率子弟用相展敬於是賜名贊詔贊乘步挽入殿門加太子少師遷左僕射孝文將謀

遷洛諸公多異同惟贊贊成大策帝每歲南伐執手寄
以後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故後以留守贊輔功進封
晉陽縣伯贊弟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
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有年三十不識
耒耜者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民間
謠曰秦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卒於平
城鎮將謚曰靜有七子季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位
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季冲女孝莊從母賜爵唐郡君

時政在爾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為外官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諡曰穆子亨字德良遇東西分隔年方數歲與母季居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關西禁固之季遂稱凍餒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數人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大統末襲爵馮翊王

隋書曰亨受拜日悲慟不自勝

累遷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受禪例降為公隋文帝受禪自洛州刺史

隋書曰文帝為丞相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皆舉兵應尉遲迥旬日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計乃選關中兵二千人為左右執文舒斬之復以兵襲破康等

徵拜太常卿尋出為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民詣闕表留帝嗟嘆久之其年亨以薦

疾重請還京帝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卒於
家謚曰宣

陳留王虔紇根子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
弗部從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志甚遂
來寇柔乾虔勇而輕敵於陣戰沒虔姿貌魁傑武力絕
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刃下弓刀尤
倍常皆貯代京武庫以其神異常存而志之虔常以鎗
刺人遂貫而高舉入嘗以一手頓鎗於地馳馬偽退

敵人爭取引不能出度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
之徒亡魂散走徐令人取稍去每從征討及為偏將嘗
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
國悲嘆道武傷惜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
其子悅為朱提王悅外和內佞道武以桓王死王事特
加親寵為左將軍襲封後為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
親王洛生之徒曰一旦官車晏駕吾止避衛王除此誰
在吾前衛王儀美髯為內外所重故云初秦主姚興贖

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鴈門悅因背誘姦豪以中其意後
遇謹逃奔鴈門規收豪傑欲圖不執為土人執送帝怒
而不罪明元即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
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鴈門人多詐并可誅之
欲雪其私忿帝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刃入侍謀為大逆
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刃執而賜死弟崇太武詔令
襲桓王爵崇性沉厚初衛王死後道武欲敦宗親詔引
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疑與衛王相

坐疑懼將奔柔然惟崇獨至道武甚悅厚加禮賜遂寵
敬之素等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柔然別
督諸軍出大澤越涿耶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子建
降爵為公曾孫暉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好涉
獵書記少得美名於長安周文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
同硯席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為寇將
與結和親令暉買錦綵十萬使突厥說以利害可汗大
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周武帝聘突厥

后令暉致禮授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
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開
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奉詔決杜陽水灌三時原
溉鵠鹵地數千頃民賴其利再遷兵部尚書監漕渠役
未幾坐事免項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
卒于京帝嗟悼久之敕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虔兄顛
性嚴重少言道武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
爵蒲城侯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蒞政以威

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顛為郡時易干子萬言寵於道武易干恃子輕顛輕騎卒至排顛墜牀而據其坐顛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干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聞道武壯之萬言累訴詔顛輸贖顛乃自請罪赦之復免其贖病卒子崙太武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既

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煙火以精兵自後乘
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文成即位除秦州
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諡曰定公子琛嗣

毗陵王順地干子性疎狠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武
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
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
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尅乃自白登南入繁
時故城阻湟水為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為王位

司隸校尉道武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說之在坐
莫不祇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
家

遼西公意烈力真子先沒於慕容垂道武征中山棄妻
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勲賜爵遼西公除廣平
太守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跋
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子拔干博知古今道
武以拔干宗親雖其父有罪猶委之心腹有計畧屢劾

忠勤明元踐祚除勃海太守吏民樂之賜爵武遂子轉
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曾孫洪超頗有學涉
大乘賊亂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
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
鎮遏海曲朝議從之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勲賜爵彭城公卒長子粟襲太武
時督諸軍屯漠南粟亮直善御衆撫恤將士與同勞逸
征和龍以功進封為王薨陪葬金陵粟弟渾少善弓馬

會有諸方便太武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舉坐咸以為善及為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為失坐事免徙長社為人所害子庫汗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斃太武悅賜一金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即位復造文成廟進為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厯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為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古辰襲

窟咄昭成崩後符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秦王符堅禮之教以書學

晉書曰代王什翼犍子翼圭縛父降堅以翼犍荒俗命入太學習禮還翼圭於蜀堅嘗之太學問翼犍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御種人堪將者堪為國用對曰漠北人捕六畜逐水草而已何堪為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教臣何為觀此皆窟咄與堅問

卷一百一十二
答也昭成先已被弑何得至長安習禮且無父子俱
名翼者皆晉書訛

因亂隨慕容永東還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
亢望等迎窟咄遂逼南界諸部騷動道武左右于桓等
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告帝帝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
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帝乃誅桓等五人
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
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請兵於慕容垂賀亡奔窟咄同

間行達中山垂遣子賀麟率步騎六千隨之同與垂使人
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要之同隱商賈囊
中至暮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賀麟軍既不至窟咄稍
前逼賀染干染干陰懷異端乃為窟咄來侵北部人皆
驚異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即及諸烏丸
亡奔衛辰賀麟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衆既知賀麟
軍近乃稍定道武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道武
復使同詣賀麟尅會期同還帝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麟

會於高柳窟吐窮迫望旗奔走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
賀麟別帝歸中山

愚讀新唐書宰相世系圖惟昭成後尤盛於唐元結
元德秀元稹皆其後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疏
派天潢或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殲夷
禍福之來唯人所召至高涼不事黃屋高揖萬乘義感
鄰國祚隆帝統泰伯延陵未足多也斤係讓國之肩

那負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功不贖罪褒德圖勞其
義為闕松滋氣幹相承聲迹俱顯天穆得不以道任過
其量持盈必悔殺身為幸武衛父子兼將丕畧始見罷
重終以姦棄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宣著宗子之可
稱乎衛王英風猛概折衝見重見謀之不臧卒以自喪
秦王體度恢偉陳留膽氣絕倫亡身強寇志力不展惜
哉常山勇冠威屬與魏升降優乎陰平忠烈蒲陰罷宇
榮寵兼萃益有由焉毘陵踈狠遠西狷介全身保立亦

已難矣雖然衛辰誅窟咄所謂天下之惡一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